

在一個展覽會場上，偶然遇到一位朋友，他對現代抽象繪畫發表如下的幾句意見：「……我在一間陳設得完全現代化的房間裏，看到過牆上掛着一幅抽象的現代畫，看不懂，但那種色彩和紋樣，使房間非常增色而調和。使我對於今天會場上的作品，也就略有改變了……但是我仍舊看不懂。」

誠然，在現代繪畫的畫面上，我們找不到一件熟悉的物件，而以歷史傳統的觀念，想讓我們欣賞，的確困難。但是這種繪畫居然在成千累萬的驚異者眼中出現了，在若干國家已經不算新鮮，在中國確是無疑的對我們過於生疏。它似乎破壞了我們幾十年來一貫的傳統：於是種種批評却出來了，但是大抵刻薄多於慈愛，扼殺氣氛勝於愛護心理。

當史前先民繪製巨像野牛時，和文藝復興前以宗教為主的作品相比，不論其題材如何，而其合乎生活的密切接觸似無二致。繪畫至塞尚時代初期擺脫了即物描寫而尊重筆毫揮放，在物體的表現，也仍無大變，證明了畫家與生來的視覺和生活中的視覺知識的關係。但是兒童以拾海灘蚌殼為樂，仕女以收取紅豆楓葉為美，詩人以吟一葉殘桐為快時，畫家遍尋大自然中的石紋冰裂又怎能算超出了視覺經驗的範疇。蓋顯微鏡和望遠鏡的發達，使更多的形象引起了畫家對天地間微妙形式的驚嘆，因為科學的進步而引起繪畫傳統的改觀也，是意中事。

其次；漁獵耕種而至物之交易，手工興起而又科學漸倡，由於經濟所造成的人類生活組織工

業發達的社會，工人是不再出力而已的寄生者，而今天的工業，工人自己的職務分工的結果，使許多工作者對片斷屍分而經年不變的職務發生枯燥，煩惱，於是現代的詩畫，音樂產生零段分解，刺激的東西出現，應該說得過去。

史前的牛象表現，中古的崇神描寫，十九世紀的寫實日光，都是客觀與主觀並重，但中古已有很多諷諭繪畫遺留至今。這說明了大自然不只是僅有被人憑吊崇尊的東西，十七世紀人類獨自創造離開了神的懷抱中的嬰兒生活，十八世紀，在新生命中並無重要創造，繪畫也只在技法上多見進步，十九世紀人類求主心切，而復古，求自由的精神也多方改變，而以科學機械主義精神的寫實主義及猛求日光普照的，和直覺印象表現的印象派出現，至於以生命為主的後期印象派發生之後，就帶領了一連串主觀作風出生，但是，我們不該把這些現象看成單純的藝術運動！而是人類爭向生存進步的文化上，自然表現的現象。

構成立體派影響了工藝建築等形式，表現派發揮了日常生活的情感，超現實派寧願捕捉千變萬化的夢幻，以對照虛偽社會的空洞，野獸、幼稚派以尋求而重心理，來彌補成人生活的欺詐；可說沒有不是因時因實而產生的藝術。

至於這種藝術的歷史價值，這裡不擬討論，至少要讓歷史來決斷。但是今天的哲學、科學以及藝術，莫不以新觀念來求進步，牛頓定理的改變也正是新世界所自來的原因之一。這裡不是說推翻傳統，而是傳統和保守確宜分清，抽象的新

畫不是中國新興的，而中國今日初有這種藝術，可以說是追隨着世界各國之後的。其好壞是另一問題，不夠標準的展覽會多得很。如果必須以保守的立場，扼殺這種並非危害國家民族的藝術，似非公平態度，我們只少要考慮，最新的科學，也是在一種衝出保守的精神中產生的。今天全世界的新繪畫運動，除非它在整個世界的文化中成了特殊問題之外，中國的少數作者，似無罪責可擔，而今天全世界的所謂現代繪畫的存在價值，倒希望聽聽專家們的高論呢！

假若我們只會看到已出現的新科學的成就，而未加注意它所自來的精神基礎，我想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現實。我們希望不論是科學、哲學和藝術的從事者，當有一種新的發現時，不必跑到國外去才能實現。提倡科學的今日中國，如果仍舊不能容許新見解的出現，則在國外具有成績的各種專家，在他繼續從事新研究時，便不敢回到祖國，因為不瞭解的人會予以打擊的。

新觀念不能受到鼓勵，則國父所說的「迎趕頭上」也就難於實現。請注意事，在功用論的立場上看藝術，它有極大的力量鼓勵社會愛好新奇的想法、想法、和它所形成的觀念。也許因為中國的苦難環境、使人們心情燥燥，對於一個新興的幼苗容易給以打擊，這種作用會阻礙了進步。中國的新繪畫剛是一個幼苗。它的好壞不能輕易論斷，希望人們批評它，愛護它，讓它安然成長！